

明慧週報

副刊

第78期

2006年9月29日

历史辗转如大戏 千载机缘莫错失

公元前三九九年的某一天，在古希腊卫城脚下的一座监狱里，一位老者披发跣足，正热烈的和身边的朋友们谈着他的梦想和他追求的真理。一个狱卒端着毒酒走进来，老者平静的看了一眼那装着毒酒的陶罐，对朋友们说：“好的，我的日子到了。”然后一饮而尽。

老人的名字叫苏格拉底。这位被后世尊为先知圣哲的老人其貌不扬，身材矮胖。他曾经每天站在“宙斯门廊”前，和自己的学生柏拉图等人探讨智慧和真理。他绝顶智慧，常常把一些自以为是的浅薄之辈驳得目瞪口呆，因此他在广大青年中享有很高威望。然而这却引起了保守贵族们的嫉恨，他们给苏格拉底安上了两项罪名：第一条是轻慢神：自命有智慧，“天上地下的一切无不钻研”；第二条是蛊惑和腐蚀拉拢青年：自命可以传授德行。

差不多是在同一时代的中国，公元前四九三年，一位六旬老人，带着他的门生在列国四处奔走，推行他治国的“王道”。然而功利的政治家们似乎并不买他的帐。当他们师生一行人到达宋国时，宋国的司马桓魋非但不欢迎，甚至打算杀掉他。师生们不得不连夜仓皇逃往郑国，被郑人称为“若丧家之犬”。

这位老者就是此后影响中国两千多年，被后人尊称为“至圣先师”的孔子。这位四处碰壁的老人，最终决定不再做官，专心授徒和整理经、史。然而后人将其主要言论集结起来，成为只需“半部”即可“治天下”的书——《论语》。

目光短浅、自谓聪明的人们，往往在嘲笑和不屑中与真理错失交臂。两千多年前，在古罗马帝国的属地拿撒勒城的人们曾经嘲笑木匠出身的耶稣：你不就是木匠约瑟的儿子么，你有什么道可以传授我们？！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之后，曾有三百多年时间，他的门徒被古罗马暴君、贵族们酷刑折磨、活活烧死甚至是喂狮子，这些门徒被描绘为敌视人类、拜神时要杀死婴儿并喝其血、吃其肉的恶魔。而如今，古罗马帝国早已灰飞烟灭，两千年来基督教的博爱和宽容精神却奠定了西方文明的基石。

人们常说，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这话不错，然而这一出反复演绎的历史大戏，又在告诉着人们什么呢？

十四年前，一九九二年五月十三日，一位衣着简朴的气功师在吉林省长春市第五中学开办了为期十天的气功学习班。当时参加学习班的一百八十位学员们还没有意识到，也许人类历史上最辉煌的一出大戏，已经悄然拉开了序幕。几天后，“法轮功真神了”的消息，在学员们的亲朋好友中不脛而走。这个功法不但祛病健身功效卓著，同时更具有全面净化心灵的奇效。“真、善、忍”三个字，开启了人们尘封已久的佛性。短短七年间依靠人传人、心传心，法轮功传遍了大江南北，更远涉重洋在异域扎根，海内外修炼者达到了一亿人。

然而这却引起了中共当权者的妒恨，被指为“和党争夺群众”。转眼间，行政、特务、军警，关押、酷刑和虐杀等所有强制手段，加上广播、报纸、电视上种种恐怖离奇的谎言欺骗，中共倾国力资源对付一群修心向善的普通百姓。（接下页）

急诊室里的一番对白

今年五月份我被公安绑架，非法关押在县看守所。一个多月后我开始绝食绝水抗议，六天后，因身体过度虚弱被送到县中医院急诊室检查身体，由看守所所长带一名警察及一名犯人同往。警车（没有警灯）到医院后由那名犯人背我到急诊室，量过血压又到二楼做了心电图后又背回急诊室。

医院的急诊室一般都在显眼的位置，农村的人都比较好奇和热心，大家一看三十来岁的人被人背到急诊室，门口围了好多人，相关的实习医生也进来不少。有人急着问：怎么了，怎么了？看守所所长说：“炼法轮功的，精神病，绝食都六天了！”我当时在椅子上靠着，听到这话睁开眼，坐直，环视一周，平静而有力地对大家说：“我是全国重点大学毕业，做工程师已经多年，今年被评为高级工程师。在座的各位可以提任何思维逻辑问题，如果我的思维有半点混乱就算我是精神病。”这时一位年轻的（男，三十多岁）公务员说：“你精神没毛病绝食干嘛？”我说：“我被关在看守所不自由才绝食抗议，在外边我怎么不绝食啊？”

公务员：“那你是犯了法。”

我：“法律是严肃的。先不说我犯没犯法。法律规定刑事拘留最多一个月，现在我都关四十多天了，怎么解释？”

公务员：“你说个‘不炼’不就行了？对你们法轮功够意思了。”

我：“说‘炼’就关押，说‘不炼’就放人，这正常吗？如果有人杀了人说今后不杀了，能放他吗？这说明本身我们就没有违法。关我们就是错的。”

公务员：“你精神还是有问题，干吗非炼不可呢？炼法轮功的毕竟是少数。”

我：“炼法轮功的人相对是少数，但不能说人数少还坚持就是精神有问题。说到这儿我想起一个事儿，你一定读过高中，知道牛顿吧，牛顿提出三大定律后去研究宗教，认为宗教说的是对的。中学物理老师就瞎说什么他后半生思想颓废了。试想一下，他是划时代的科学家，头脑发达、思维严谨、生活严肃，会研究自己认为错误的东西吗？绝对不会。”（转下页）

何严看执
愁寒透著
仙渐万渐
园逝事少
花春非心
不已自渐
繁至然宽

莫愁



大法弟子诗词欣赏

(接上页)到目前,超过二千九百六十四位被迫害致死者名字的背后是无数令人心碎的悲惨故事。他们曾是农民、教师、工人、军人、国家公务员,他们曾是好妻子、好丈夫,曾是慈母、严父,同事、好邻居……他们这些曾经如你我一样鲜活的生命在非人折磨和极度痛苦中去世。

承受了近七年的无名苦难,面对劳教、监禁、流离失所、家破人亡,以及被谎言蒙蔽的人们的讥讽和误解,法轮功学员们的心中却没有仇恨。他们理性的讲真相,他们坚信真相终将破除谎言,和平终将战胜暴力。正如阳光终将驱散迷雾,他们的真诚、坚忍和慈悲也终将融化人们心中的冰霜。近七年了,法轮功在邪恶的迫害中顽强而和平的挺立着。那个因妒嫉发狂、叫嚣要“三个月消灭法轮功”的小丑江泽民却被告上了世界多国法庭,面临正义的审判。

在中共党文化的习惯性思维中,有些人一提到法轮功,第一反应便是认同中共的所谓“定性”。秦王朝的赵高曾将鹿“定性”为马;苏格拉底也曾被“定性”为蛊惑青年,基督徒们也曾被“定性”为反人类。这类“定性”,难道不是上苍留给人们在善与恶、良知与愚顽、理性与盲从之间的一次选择么?

人世迷茫,我们从何而来,又将向何处而去?历史的大戏演绎着社会的兴衰,也演绎着人世的沉浮。每个生命都在这场大戏中扮演着自己的角色,也都有机会在至关重要的历史时刻做出自己的选择。为了您珍贵的选择机缘,有人付出了生命而他们却义无反顾。因为他们知道,这样的机缘,对您至关重要。红尘中千年的辗转往复,陆离多姿的一幕幕历史大戏,也许都是为了今天的机缘。难道不该珍惜么?◇

急诊室里的一番对白

(接上页)这时围观的人都小声地赞叹:哎呀,人家说的话就是不一样,有道理。另一个人说:人家大学生能是傻瓜吗?

这时公务员缓了缓说:“趁早别炼了,你就自由了。”

我:“你是共产党员吗?”

公务员:“是。”于是我把一段恶党吹嘘的所谓烈士诗抄念了出来。当然,这是恶党为自己贴金的自吹自擂,但是一贯背信弃义的恶党在表面上也伪善的承认一个人不能为了自由而从狗洞里爬出。

我说完后,大伙儿“哄”都笑了。公务员趁机走了。这时随行的警察(曾上过明慧网的恶警录)说:“你说话这么有力气干脆自己走回去吧,还找人背你干嘛?”我说:“当我看到有人落水被淹时我会尽百分之一百二十的努力去救他。”

那位公务员走后,仍有不少人围观,我就着刚才的话题接着说:“什么事情都应该严肃对待,不要跟着别人稀里糊涂地生活,应该用自己的头脑分析分析,刚才如果我不说话或者不让我说话,可能大家都会认为我精神有问题。就象现在电视和报纸上宣传的一样,说炼法轮功的如何如何,咱们亲眼见了么?咱们的乡里乡亲、亲朋好友有炼法轮功的,哪一个象电视上宣传的那样?在座的各位大多是医生,现在咱们就从医学角度谈一谈‘天安门自焚’的真相。”然后我就从刘葆荣喝了半瓶汽油本该致死但却没有任何反应、小思影气管割开了会唱歌、护士及记者进烧伤病房不戴口罩等违背医学常理的场面,让众位医生明白这里边有假,又谈到“王进东”的头发没有烧着、两腿中间的雪碧瓶完好无损、几个特写镜头等等证明整个过程是在演戏,刘春玲不是被烧死而是被重物打死,这里面有歹毒的阴谋。“天安门焚人”已经被世界上确定为江泽民政府一手制造的栽赃陷害案。

接着我又揭露了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一幕幕拙劣的谎言,例如让八十多岁的老太太说一九五二年就用上了催产素,而世界上一九五三年才发现催产素!最后说:“请大家想一想,世界上有六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人炼法轮功,国内外炼法轮功的人好多都有很高的学历,这些人都是傻瓜吗?在近几年中世界上对法轮功有近千项褒奖,这说明什么?——法轮大法好!还有在世界其它国家和地区中包括香港和澳门在内炼法轮功的都没有发生一例自焚、凶杀等事件,在国内从一九九二年到一九九九年的七、二零这七年中也没有发生,偏偏在法轮功遭迫害这几年中出现!正常吗?结合咱们身边的事实看看现在的报纸、新闻说的话有多少水分?谁在说假话?请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忍永远是对的!”大家都会心地点点头,有人直说:

“就是,就是!”

就在看守所所长跟主任医师讨论如何对我的检查下结论及采取什么措施这段时间内,在急诊室,众人的结论也已明了于心了……◇



两口子车祸 “三退”的没事 没“三退”的……

我的一个同事,三十多岁,胃病很厉害,吃不进饭,有时吃了就吐,吃过很多年的药,各种各样的药都吃过,但不见好转。身体消瘦,脸蜡黄。

二零零五年三月,我对他讲了有关大法的事、“三退”的事(退党、团、少先队),他很感兴趣,于是我就在办公室教他上动态网。从此他经常上网看看,过了几天,他告诉我,他自己在大陆网站上发表了退团声明。我很高兴,我为一个生命明白了真相,得救了而高兴。不到一个月,他又高兴的告诉我,他的胃病治好了,吃什么食物都没问题了,身体也开始胖了,脸色也正常了。真是“三退”得福报了。

二零零五年下半年,我给一个同学讲“三退”的事,他入过团,现三十多岁了,我跟别人讲时,很多人都认为自己早已不是团员了,没必要再退了,可他没这样认为,直接就说“给我退了吧”。这样我就给他退了。不几日,我又跟他的妻子讲,他的妻子却说自己早已不是团员了,不肯发表声明,对此也不以为然。后来,他俩口发生了车祸,我的同学当场昏迷,可过了不久,他就苏醒过来,而且以后什么事也没有,没留下任何后遗症,只是当时腿上破了点皮;而他妻子却断了肩膀的肌腱。后来,同学的妻子让我也给她发表“退团”声明。亡羊补牢,也算为时不晚吧。

朋友,在这还为时不晚的日子里,您也赶快“三退”吧!◇